学术专论

“敕封第六辈达赖喇嘛”益西嘉措生平考略

宝音特古斯

[摘要] 1706年拉藏汗奉旨将“假”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送往内地后，着手寻找五世达赖喇嘛“真”灵童，1707年经班禅、拉穆吹忠认定后，将益西嘉措请坐达赖喇嘛之床。关于益西嘉措的生平事迹，史料记载很少，因而相关研究也未能深入。本文充分利用清代满蒙藏文档案，考述了益西嘉措身世、坐床和册封的经过以及结局，纠正了前辈学者的一些错误观点，填补了相关研究的空白。

[关键词] 六世达赖喇嘛　益西嘉措　生平

[**中图分类号**] K24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25）－02－0160－008

17世纪末18世纪初，藏传佛教格鲁派达赖喇嘛转世活佛系统中先后出现过三个六世达赖喇嘛，第一个为：1683年出生于门隅地方，后来被第巴桑结嘉措认定为五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并秘密供养，于1697年坐床的仓央嘉措；第二个为：1686年出生于喀木地方，1706年仓央嘉措被废后，由拉藏汗拥立，康熙帝册封为“敕封第六辈达赖喇嘛”的益西嘉措；第三个为：1708年出生于理塘地方，1719年被册封为“弘法觉众第六辈达赖喇嘛”的噶桑嘉措。其中，仓央嘉措和噶桑嘉措在达赖喇嘛活佛转世系统中分别被认定为第六世和第七世，而益西嘉措却被排除在达赖喇嘛系统之外。对其生平事迹，史料记载片言只语，因而相关研究也未能深入。国内学者对益西嘉措生平的叙述主要集中在其身世问题上，如王尧、王辅仁、陈庆英等学者认为益西嘉措是拉藏汗之子（私生子）。相较而言，国外学者对益西嘉措生平的研究比国内学者更深入，如意大利学者伯戴克对益西嘉措的身世、授封、废黜以及圆寂等问题均有探讨，日本学者岩田启介利用满文档案，对益西嘉措被拉藏汗拥立的原因有深刻讨论。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充分挖掘利用清代满蒙藏文档案，考证了益西嘉措的出身，并深入探讨了其坐床、授封以及结局等重要问题，力图尽可能清晰地勾勒出益西嘉措鲜为人知的生平。

一、身世

1705年西藏发生政变，把持西藏政教大权多年的第巴桑结嘉措被和硕特汗拉藏执杀。此事殃及第巴所扶持的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清廷得到拉藏汗执杀第巴的报告后，迅即遣使西藏，

[收稿日期] 2023-04-18
[作者简介] 宝音特古斯（1975—　），男，内蒙古大学蒙古历史学系副研究员，呼和浩特010021，648784731@qq.com

令拉藏汗将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废黜，并解送京城，仓央嘉措在被送往京城的途中于青海贡嘎湖畔病逝。未几，和硕特汗拉藏寻得五世达赖喇嘛“真正”转世灵童，经五世班禅和拉穆吹忠认定后，于1707年让他在布达拉宫坐床，取法名阿旺益西嘉措。

关于益西嘉措的生年，《如意宝树史》《青海历史》等藏文史籍均记为1686年。① 关于其出生地，《甘丹寺第四十八任法台传》称，生于康的察绒地方。但又说其原名为门巴贝噶增巴，意为门巴地方白莲持。②《青海历史》称其为门巴喇嘛，《如意宝树史》称其出生地在坝尔康察绒卡盖地方。③ 东嘎·洛桑赤列称益西嘉措生于察哇邬雪巴地方。④《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载，益西嘉措“藏历火虎年（1686）生于圣地太子山”。⑤ 关于其身世，有些人认为他是乞丐的儿子，⑥ 有些人认为他是拉藏汗的私生子。⑦ 更甚者，还有些人言之凿凿地称其为拉藏汗的儿子。⑧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满文档案中保存着一些关于益西嘉措的重要资料，可解开其身世之谜。康熙四十四年（1705），拉藏汗对清朝使者巴特玛等言：

> 据言，此呼毕勒罕（仓央嘉措）非达赖喇嘛，第巴在时将喀木（康）、布鲁克巴（不丹）、雅木鲁布湖（羊卓雍措）三处转世三个呼毕勒罕（转世灵童）秘密带到扎克布里庙拘禁。⑨

康熙四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钦差驻扎西宁探信之喇嘛商南多尔济向康熙帝奏报：

> 拉藏将在扎克布里庙的三个呼毕勒罕之一擅自请坐达赖喇嘛床。⑩

康熙四十九年三月十三日，议政大臣苏努等奏：

> 查得，去年议政大臣会议奏称，据班禅奏书内称，五世达赖喇嘛呼毕勒罕之情由，经在三宝佛前祈祷验实，确认此为是，故而令其坐床者，实与教众有利，谨请仁者之尊颁旨垂鉴。等因奏请。此喀木地方呼毕勒罕坐达赖喇嘛床。⑪

由此可见，拉藏汗所扶持坐床的六世达赖喇嘛益西嘉措，原来是第巴桑结嘉措在五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寻得，并拘禁在扎克布里庙的三个灵童中的喀木地方所生者无疑。《甘丹寺第四十八任法台传》《如意宝树史》等藏文史籍关于益西嘉措出生地的记载也证实了这一点。

据满文档案记载，和硕特汗廷达赖汗次子拉藏自幼一直生活在青海的游牧地，康熙三十九年拉藏与清朝派驻西宁处理青海、西藏事务的钦差喇嘛商南多尔济发生矛盾，愤然离开青海，奔赴西藏，于1702年抵达拉萨，1703年继承汗位。⑫ 如前所述，益西加措于1686年出生在喀木地方。因此，所谓他是“拉藏私生子”“乞丐之子”等说皆因拉藏汗执杀第巴桑结嘉措后听从清廷指令，将第巴所扶持的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废黜并执解赴京的行径引起西藏僧俗众人的强

---

① 松巴·益西班觉：《青海历史》，谢健、谢伟译，《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松巴堪布·益西班觉：《如意宝树史》，蒲文成、才让译，甘肃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727页。

② 伯戴克：《十八世纪前期的中原与西藏》，周秋有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8页。

③ 松巴·益西班觉：《青海历史》，《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松巴堪布·益西班觉：《如意宝树史》，第468页。

④ 东嘎·洛桑赤列：《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陈庆英译，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第61页。

⑤ 恰白·次旦平措、诺章·吴坚、平措次仁：《西藏通史·松石宝串》下册，陈庆英、格桑益西、何宗英、许德存译，西藏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711页。

⑥ 东嘎·洛桑赤列：《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第61页。

⑦ 伯戴克：《十八世纪前期的中原与西藏》，第18页；王辅仁、陈庆英：《蒙藏民族关系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75页。

⑧ 王尧：《第巴·桑结嘉错杂考》，《清史研究集》第1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195页；白虹洋：《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与华锐石门寺》，中央民族大学藏学院编：《藏学研究》（10），民族出版社，2011年，第194页。

⑨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康熙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商南多尔济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下同），档案号：508-4-92-282。

⑩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康熙四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商南多尔济奏，档案号：508-4-92-282。

⑪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宫珍藏历世达赖喇嘛档案荟萃》，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37-42页。

⑫ 关于拉藏前往西藏和继承汗位的经过，详见乌云毕力格：《1705年西藏事变的真相》，《中国藏学》2008年第3期。

烈不满和极度反感，故而为诬蔑拉藏汗和益西嘉措而捏造的无稽之谈罢了。

二、坐床

康熙帝得到商南多尔济于康熙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所奏第巴桑结嘉措将喀木、布鲁克巴、雅木鲁布湖三处寻得三个转世灵童秘密拘禁在扎克布里庙的消息后，曾对拉藏汗颁过“此三位呼毕勒罕不可留于西地，着其送来”的谕旨，以防“日后又有称之为达赖喇嘛呼毕勒罕者”，[①] 但拉藏汗出于私心，并没有遵旨而行。后来，康熙帝所遣护军统领席柱等于康熙四十五年四月十八日抵达拉萨，执解仓央嘉措赴京时，还曾向拉藏汗颁过康熙帝“令寻真达赖喇嘛”的谕旨。[②]

康熙四十六年正月，康熙帝派内阁学士拉都浑等前往青海，向青海众和硕特台吉等颁旨：

> 今拉藏遵旨，解送此假达赖喇嘛，送至途中，因恶贯满盈而死去。因前辈达赖喇嘛在布达拉之床不可空置，达赖喇嘛之床或令班禅坐，或另选通晓经典之大喇嘛坐之事，尔等会盟议定奏闻。再，尔等青海王、台吉、拉藏等皆为顾实汗子孙，因归化朕之仁德，赐以隆恩，封为汗、王、贝勒、贝子、公，尔等兄弟之间理应和睦相处。观得，仍有不睦之情。为此，特遣大臣、喇嘛等，劝和尔等兄弟，了结纷争，共商议定。[③]

康熙四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拉都浑等抵达青海后，偕同清廷派驻西宁喇嘛商南多尔济，于察罕托罗海地方召集青海和硕特台吉等会盟，晓谕圣旨。是日，商南多尔济向康熙帝奏报拉藏汗擅自立益西嘉措为达赖喇嘛的消息：

> 奴才详阅拉藏奏书及班禅之书、吹忠等之龙单（授记），达赖喇嘛呼毕勒罕之情形，并未尽详，且其奏书及吹忠等看视文书，内容各异。问拉藏所遣卓里克图斋桑巴图，又不明详事之原委，而况圣主先前以此三位呼毕勒罕不可留于西地，着其送来者，特为日后又有称之为达赖喇嘛呼毕勒罕者，难以预料，故皇上预先洞察，颁降谕旨。拉藏明知如此，岂能不明陈原由，即行擅作主张，坐达赖喇嘛之床。此乃拉藏仅计私利行事，并未仰体圣上广衍黄教、安逸众生之圣意而行。拉藏现将扎克布里之呼毕勒罕，擅坐达赖喇嘛床之处，业已核实，故内阁学士拉都浑等，未便不请圣旨即往，事关重大，奴才经与拉都浑会议，暂且等候圣旨训示。[④]

看来，商南多尔济在拉都浑等到来之前不久便已接到拉藏汗、五世班禅等关于立益西嘉措为新六世达赖喇嘛的奏书及拉穆吹忠的授记等。虽然无法得知拉藏汗奏书的具体内容，但从康熙四十七年五月皇帝颁给拉藏汗的谕旨中可知其梗概。

拉藏汗请益西嘉措坐达赖喇嘛床之后，向康熙帝奏报：“此喀木地方之呼毕勒罕，经班禅、拉穆吹忠认定，请坐达赖喇嘛之床。将此呼毕勒罕认可与否，将吾惩罚与否，悉听圣主谕旨。”[⑤] 此前，拉藏汗曾奏请“将益加尊崇振兴甘丹、色拉、哲蚌、扎什伦布等寺，扶持教法之处，降旨勒石为碑，刻以勤勉扶佑黄教，悖旨而行者治罪”。而拉都浑等此行的另一任务就是前往西藏，与拉藏汗共同商议立碑之事。[⑥] 因突发拉藏汗“擅立”益西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之事，拉都浑等不宜继续赴藏，只能在西宁等候康熙帝新的谕旨。

---

①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康熙四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商南多尔济奏，档案号：508–4–92–28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宫珍藏历世班禅额尔德尼档案荟萃》，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 年，第 26–30 页。

② 宝音德力根、乌云毕力格、吴元丰主编：《清内阁蒙古堂档》第 19 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164、169 页；《清圣祖实录》卷 236，康熙四十八年正月己亥。

③ 《清内阁蒙古堂档》第 17 册，第 353–354、357–358 页。

④ 《清宫珍藏历世班禅额尔德尼档案荟萃》，第 26–30 页。

⑤ 《清内阁蒙古堂档》第 17 册，第 403、407–408 页。

⑥ 《清内阁蒙古堂档》第 17 册，第 354–356、359–360 页；《清宫珍藏历世达赖喇嘛档案荟萃》，第 37–42 页。

关于拉藏汗新立益西加措为六世达赖喇嘛，岩田启介有详细讨论。他分析拉藏汗向清朝使者巴特玛等透露第巴桑结嘉措将喀木、布鲁克巴、雅木鲁布湖三处寻得三个转世灵童秘密拘禁在扎克布里庙的消息这一事实，认为："早在尚未决定如何处置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 1705 年年末，拉藏汗就已寻得新六世达赖喇嘛的候补者，提前谋划拥立新达赖喇嘛。"①

仓央嘉措之外三个转世灵童的存在，似乎并不是拉藏汗于 1705 年执杀第巴桑结嘉措之后才发现的。实际上，很多人都知晓益西嘉措于土兔年（1699）在哲蚌寺出家为僧的史实。② 至于拉藏汗选择这个时机，向清朝使者巴特玛透露这个消息，应与拉穆吹忠的授记有直接关系。当初，巴特玛等携商南多尔济的书信抵达拉萨，传达将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解送内地的谕旨后，拉藏汗连夜赶往拉穆吹忠处，请教如何办理仓央嘉措才属上策。拉穆吹忠的授记说："如入魔道而行，则于教法有裨益。将此奏报皇上。"拉藏汗肯定猜出其中寓意，即"将仓央嘉措离开人间"。拉藏汗很清楚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肯定会被解送内地，甚至会被"入魔道而行"，所以才迫不及待地向康熙帝报告益西嘉措等另外三个转世灵童的消息。诚如乌云毕力格所言："拉藏汗透露这个秘密的用意，显然是为日后立其中之一为达赖喇嘛做舆论准备。"③

将仓央嘉措解送内地后，拉藏汗着手寻找新达赖喇嘛人选，而喀木地方所生益西嘉措能够坐上达赖喇嘛之床，虽说经过班禅、拉穆吹忠的认定，"手续"合法，却也与拉藏汗的力挺不无关系。至于拉藏汗为何力挺喀木地方所生益西嘉措为新达赖喇嘛，岩田啓介深入剖析拉藏汗执政时期西藏地方政府财政状况后，认为喀木地方差赋是当时西藏地方政府重要的经济来源，因而拉藏汗才举荐或者说拥立喀木地方出生的益西嘉措为新的六世达赖喇嘛。④

益西嘉措坐床后，于阴火猪年（1707）七月上旬，给五世班禅所驻扎什伦布寺划给新的领地，并颁给了豁免所有差税的执照。⑤ 这或许就是作为认定其为五世达赖喇嘛"真正"转世灵童的答谢。

三、册封

自康熙四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察罕托罗海会盟后，拉都浑等一直在西宁等候康熙帝的谕旨，而康熙帝迟迟未下达新的谕旨。

当初，拉藏汗立益西嘉措为达赖喇嘛之举引起青海和硕特台吉们的强烈不满。他们一方面向康熙帝再三请命前往西藏揭露真相，并表态愿意听从圣裁；一方面采取"断绝巴尔喀木地方达赖喇嘛应收差赋，掳掠商上属民，抢夺驻阿尔察喇日地方之收赋人员"等对抗措施。⑥ 同为被清廷所册封的顾实汗子孙，青海和硕特台吉们和西藏拉藏汗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而因拉藏汗"擅立"新六世达赖喇嘛而激发新的矛盾，且愈演愈烈。康熙帝不得不认真对待，慎重处理。

过了整整一年之后的康熙四十七年五月，康熙帝才命内阁学士拉都浑等携青海蒙古台吉代

① 岩田啓介：《ラサン = ハンによる新ダライ = ラマ六世ガワン = イェシェー = ギャムツォ擁立の背景 ——ラサン = ハンと青海ホシュート部首長層の抗争との関連から》，《内陸アジア史研究》27（2012.3）。

② 伯戴克：《十八世纪前期的中原与西藏》，第 18 页；恰白・次旦平措、诺章・吴坚、平措次仁：《西藏通史・松石宝串》下册，第 711 页。

③ 关于清朝使者巴特玛赴藏以及拉藏汗对仓央嘉措的处置，详见乌云毕力格：《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圆寂的真相》，《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 5 辑，科学出版社，2012 年。

④ 岩田啓介：《ラサン = ハンによる新ダライ = ラマ六世ガワン = イェシェー = ギャムツォ擁立の背景 ——ラサン = ハンと青海ホシュート部首長層の抗争との関連から》，《内陸アジア史研究》27（2012.3）。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合编：《西藏社会历史藏文档案资料译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7 年，第 27–34 页。

⑥《清内阁蒙古堂档》第 17 册，第 404–405、408–409 页。

表前往西藏，看验拉藏所立新达赖喇嘛的虚实：

拉都浑等在噶木地方约见拉藏汗，问以所立达赖喇嘛情由。拉藏汗称："前将假达赖喇嘛解京时曾奉谕旨，令寻真达赖喇嘛。今访闻得波克塔胡必尔汗系真达赖喇嘛，亦不能信，又问班禅胡土克图，据云，波克塔胡必尔汗实系达赖喇嘛，我始为之安置禅榻，非敢专擅。"①

拉都浑等回京复命后，康熙帝令议政大臣等会议，具奏西藏诸事处理意见。议政大臣等议覆：一、班禅奏书内称："五世达赖喇嘛呼毕勒罕之情由，经在三宝佛前祈祷验实，确认此为是，故而令其坐床者，实与教众有利，谨请仁者之尊颁旨垂鉴。"是以，应准此喀木地方呼毕勒罕坐达赖喇嘛床。二、昭、甘丹、哲蚌等寺各寺众僧为大皇帝诵经，极为重要，彼等皆赖巴尔喀木地方差赋为生，应仍前收取差赋。三、达赖喇嘛名号至关重要，此呼毕勒罕年轻，经法操守尚不成熟，应暂免照五世达赖喇嘛之例册封，观察数年后再行确定。四、确认册封后，再议立碑等事。②

康熙帝采纳了议政大臣意见，于康熙四十八年三月分别给五世班禅、拉藏汗及青海亲王扎西巴图尔等颁下谕旨，晓谕西藏诸事处理决定。③

康熙四十九年，拉藏汗奏："虽经圣上洞鉴，将达赖喇嘛照班禅、拉穆吹忠所验，仍如前世坐床，暂停册印，嗣后再封，然教亦产生于皇仁，如今若不尽早册封此达赖喇嘛，颁给册印名号，此时人们猜疑者众，虔笃者寡，其间变故，难以逆料，不满之人，此间蓄意谋乱，须从实鉴别，方使佛教早一日得以振兴，生灵早一日得以安贴。大皇帝册封后，于勤习经法亦善，相应请现即册封，则大有益处。"④ 五世班禅及甘丹、色拉、哲蚌三寺大喇嘛等亦奏请尽快册封益西嘉措。⑤

此外，清廷派驻西藏协同拉藏汗办理事务的侍郎赫寿亦奏称："此达赖喇嘛呼毕勒罕人品敦厚，勤勉经典，无所恶习。"⑥ 因此，康熙四十九年三月十三日，康熙帝封益西嘉措为"敕封第六辈达赖喇嘛"，并给以印册。⑦

康熙五十年，令青海和硕特台吉等恢复巴尔喀木地方差赋，仍由达赖喇嘛商上收取。⑧

拉藏汗拥立，五世班禅、拉穆吹忠等确认的六世达赖喇嘛益西嘉措坐床后，几经周折，数年后才得到康熙帝的正式册封，但从清廷那里享受的待遇，却处处远不如五世达赖喇嘛丰厚。

康熙帝于康熙四十九年三月十三日谕旨中称："先前致达赖喇嘛以敕谕，写作致，现免写致，写成降。先前颁给达赖喇嘛之印，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之印'，现颁此印，写'敕封六世达赖喇嘛之印'。"⑨ 颁给益西嘉措的印为 11.4×11.4 厘米拓印，朱色，印文用汉、满、藏三种文字，汉文为："敕封第六辈达赖喇嘛之印"，满文为：hesei fungnehe ningguci jalan-i dalai lamai doron，藏文为"བཀའ་ཡིས་ཕུལ་སྣང་བྱེད་པའི་སྦྲ་དྲུག་པ་དྷ་ལའི་བླ་མའི་ཐམ་ཀ"。⑩

康熙五十年，因清廷赏赐益西嘉措之使臣的盘缠等物不如五世达赖喇嘛使臣丰厚，拉藏汗

---

① 《清圣祖实录》卷 236，康熙四十八年正月己亥。此外，本条还记载："先是，拉藏立波克塔胡必尔汗为达赖喇嘛，青海众台吉等未辨虚实，彼此争论讦奏。上命内阁学士拉都浑率青海众台吉之使人赴西藏看验。"

② 《清宫珍藏历世达赖喇嘛档案荟萃》，第 37–42 页。

③ 康熙帝颁五世班禅、拉藏汗、扎西巴图尔等谕旨满蒙文抄件详见《清内阁蒙古堂档》第 17 册，第 469–491 页。

④ 《清宫珍藏历世达赖喇嘛档案荟萃》，第 37–42 页。

⑤ 《清内阁蒙古堂档》第 18 册，第 299–307、328–336 页。

⑥ 《清宫珍藏历世达赖喇嘛档案荟萃》，第 37–42 页。

⑦ 《清圣祖实录》卷 241，康熙四十九年三月戊寅，该条载："议政大臣等议，拉藏及班禅胡土克图、西藏诸寺喇嘛等，会同管理西藏事务侍郎赫寿疏请，颁赐波克塔胡必尔汗以达赖喇嘛之封号。查波克塔胡必尔汉，因年幼，奉旨俟数年后授封。今既熟谙经典，为青海诸众所重，应如所请，给以印册，封为六世达赖喇嘛。从之。"

⑧ 《理藩院奏请议定六世达赖喇嘛使臣待遇折》，康熙五十一年二月二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第 770–771 页。

⑨ 《清宫珍藏历世达赖喇嘛档案荟萃》，第 38 页。

⑩ 陈金钟：《中央政府颁授历世达赖、班禅之金册金印》，《中国藏学》1996 年第 1 期。

奏“怀有恶意之人，以此为把柄，妄言现达赖喇嘛之法教不及前世达赖喇嘛”。康熙五十一年二月二十日，康熙帝准许理藩院奏请，着仍照五世达赖喇嘛使臣之例赏给。①

康熙五十五年，给进京诸使赐宴时，也以益西嘉措的使臣不能照五世达赖喇嘛之使臣例坐于班禅使臣之上，令坐于班禅使臣之下。为此，拉藏汗也曾提出抗议和辩解。康熙帝于康熙五十七年给策妄阿喇布坦的谕旨中称：

> 前年达赖喇嘛、班禅之使者来觐，赐宴时，朕以为该达赖喇嘛之使者不能照五世达赖喇嘛之使者例坐于班禅使者之上，遂令坐于班禅使者之下。为此，拉藏去年具疏奏言，五世达赖喇嘛之使人向令坐于班禅使人之上，此皆满拉木巴衮藏伙同扎噶拉尼等小人妄奏所致也等语。②

1705年，拉藏汗擒杀第巴桑结嘉措后，康熙帝颁旨撤销第巴之职。康熙五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拉藏汗奏请益西嘉措亲属衮楚克旺扎勒任其第巴。③

看来，拉藏汗为使“敕封六世达赖喇嘛”益西嘉措名正言顺、名副其实而做出了大量努力。

四、结局

康熙五十六年，准噶尔远征军占领拉萨后，将益西嘉措幽禁在原来所住的扎克布里寺。④意大利学者伯戴克认为，这是“由于班禅求情，作为一种恩典，允许他回到甲布热（扎克布里）寺，当一名普通的喇嘛，限制他在该寺内”。⑤

康熙帝于1718年给策妄阿喇布坦的谕旨中谈到益西嘉措时称：

> 朕对该坐床之呼毕勒罕始终未予确认。如今青海之扎西巴图尔戴青和硕齐等启奏，确认德尔格特地方出现之新呼毕勒罕（作者注：即噶桑嘉措）为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朕即副众意，请入塔尔寺学习经书，朕亦未曾断言该呼毕勒罕是假，不能坐达赖喇嘛之床。全蒙古共奉之喇嘛，宜当共同确立，岂能各自随意立之？倘若随意各自争立达赖喇嘛，则朕亦立一达赖喇嘛，又有何不可？此绝非可以擅自之事。⑥

康熙五十八年六月，清廷派往西藏的使者胡毕图等抵达拉萨，向占领西藏的准噶尔远征军首领策零敦多布呈交抚远大将军胤祯书信，胤祯在信中提出让策零敦多布约一地决战，认定益西嘉措和噶桑嘉措中的一个为真达赖喇嘛的建议。⑦

康熙五十九年四月二十日，康熙帝派其十四子抚远大将军胤祯前往塔尔寺，册封噶桑嘉措为“弘法觉众第六辈达赖喇嘛”。九月十四日，清朝第二次西藏远征军护送噶桑嘉措进入拉萨。十五日，迎请噶桑嘉措坐达赖喇嘛床。

由此看来，得知“敕封第六辈达赖喇嘛”益西加措被准噶尔远征军控制后，康熙帝也对外宣称“始终未予确认”益西嘉措，转而将作为被废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转世灵童的噶桑嘉措册封为“弘法觉众第六辈达赖喇嘛”。

康熙五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抚远大将军胤祯奏报：“延信等随率领满汉官兵于九月初八日

---

① 《理藩院奏请议定六世达赖喇嘛使臣待遇折》，康熙五十一年二月二十日，《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770–771页。

② 《敕谕策妄喇布坦派使人奏明杀害拉藏汗缘由事》，《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528页。

③ 《清内阁蒙古堂档》第19册，第126–128、136–138页。

④ 《胤祯奏闻准噶尔消息折》，康熙五十八年七月二十六日，《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419–1420页。

⑤ 伯戴克：《十八世纪前期的中原与西藏》，第70页。

⑥ 《敕谕策妄喇布坦派使人奏明杀害拉藏汗缘由事》，《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528页；《清内阁蒙古堂档》第19册，第470–471、481–482页。

⑦ 《抚远大将军奏疏》（满文，线装抄本，1匣20册），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特藏库藏（下同），第4册，第1a–2a页。承蒙岩田啓介博士惠赠该《奏疏》拉丁文转写文档，深表谢忱。该档汉译文参见吴丰培编纂：《抚远大将军允禵奏稿》，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年，第69页。

自达穆地方起程，送新封达赖喇嘛进藏，其从前达赖喇嘛博克达不便留住藏地，应发回京师。”①

十一月中旬，平逆将军延信携益西嘉措等由巴尔喀木路返回，②并向胤祯禀报：

> 议政大臣会议，因已将新呼毕勒罕册封为达赖喇嘛，迎请坐床，是以原封达赖喇嘛不宜留于召地，应令前去之将军、大臣等向青海王、台吉、召之众喇嘛告云：此虽非达赖喇嘛呼毕勒罕，业已册封之人，断不可留于此地，将其送往京城，圣主或准其栖住大寺庙，务必解来。等因奏行在案。是以，延信至藏，迎请达赖喇嘛坐床之后，向青海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甘丹、色拉、哲蚌诸寺喇嘛等照述议政大臣所议，决定解送原封达赖喇嘛至京城。原封达赖喇嘛随从共十五人，伊等衣食、口粮等物由达赖喇嘛商上领给，骑驮牲口由抄没第巴达孜等牲口内领取，延信亲领启程。③

看来，抚远大将军胤祯先奏报将“敕封第六辈达赖喇嘛”益西嘉措解送京城，经议政大臣等会议，奏准后，由平逆将军延信亲自带回内地。

关于益西嘉措被送往内地后所居地方，史料记载不多，且自相矛盾。益西班觉在《如意宝树史》中称：“胤禛皇帝时期，喇嘛仁波且久保哇·益西嘉措至北京。”④而在《青海历史》中又称：“门巴·拜尕曾巴奉皇帝之命自康区出发到达内地，被安顿在蒙古协合尔（热河）地方居住。”⑤

雍正二年（1724）十一月二十五日，谕和硕怡亲王允祥等曰：“驻热河之益西嘉措堪布乃大喇嘛，着迎至京城，以教习章嘉呼图克图转世灵童经典……使住嵩祝寺旁之番经厂……来月二十日至，则此地房舍亦可修缮完竣。”允祥等遵旨，拟于是月二十七日遣员外郎班第等前往热河，迎请益西嘉措。⑥可知，益西嘉措被送往内地后先在热河居住，雍正二年底才被请至北京。

益西嘉措抵达北京后不久，可能于1725年圆寂。⑦据《七世达赖喇嘛传》载：“火阳马年（1726）春正月初一日……佛教大圣堪布呼图克图阿旺益西嘉措圆寂，来人作超荐法事，众僧作无上圆满菩提回向。”⑧《如意宝树史》载：“其转世出生于康区，亦赴内地，但因出痘去世。”⑨

五、余论

因益西嘉措身份特殊，当时西藏有些人称其为“古学益西嘉措”，意思是益西嘉措先生，并不认为他是达赖喇嘛。⑩但是，还有些人称其为“拜尕尔增巴”，意为持白莲尊者，即观音菩萨的化身，承认他的达赖喇嘛身份。益西嘉措亦自称“持白莲（尊者）”。上引阴火猪年（1707）七月颁给扎什伦布寺的执照中，益西嘉措自称“遍知净饭王子之佛，众所周知，持白莲化身阿旺益西嘉措”。⑪

关于益西嘉措的学识与政绩，《安多政教史》载：“火猪年拜尕尔增巴·那旺耶喜嘉措在布达拉宫坐床，摄政十二年，他不但善于护持政务，佛学造诣亦颇高深。”⑫如上所述，雍正帝也认

---

① 《清圣祖实录》卷289，康熙五十九年十月乙卯。

② 《抚远大将军奏疏》，第13册，第48b页。该档汉译文参见吴丰培编纂：《抚远大将军允禵奏稿》，第227页。

③ 《抚远大将军奏疏》，第15册，第26a–27b页。该档汉译文参见《抚远大将军允禵奏稿》第252页。

④ 松巴堪布·益西班觉：《如意宝树史》，第764页。

⑤ 松巴·益西班觉：《青海历史·梵音新雅》，汪什代海·彭措译，青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8页。

⑥ 《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档案号：故宫157031。汉译文参见《和硕怡亲王允祥奏报派员带热河喇嘛进京折》，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黄山出版社，1998年，第983页。

⑦ 伯戴克：《十八世纪前期的中原与西藏》，第126页。

⑧ 章嘉·若贝多杰：《七世达赖喇嘛传》，蒲文成译，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85页。

⑨ 松巴堪布·益西班觉：《如意宝树史》，第468页；

⑩ 王尧：《第巴·桑结嘉错杂考》，《清史研究集》第1辑，第195页。

⑪ 《西藏社会历史藏文档案资料译文集》，第27页。

⑫ 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安多政教史》上册，吴均、毛继祖、马世林译，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44页。

为他是大喇嘛，将其从热河迎请至北京，出任章嘉呼图克图转世灵童的经师。而《七世达赖喇嘛传》作者三世章嘉呼图克图若贝多杰称其为“佛教大圣堪布呼图克图”，大约也是出于对自己经师的褒扬。

由于相关史料中有关益西嘉措的记载不够翔实，有些学者混淆康熙帝于 1710 年敕封的“敕封第六辈达赖喇嘛”益西嘉措和 1720 年敕封的“弘法觉众第六辈达赖喇嘛”噶桑嘉措，从而弄出“张冠李戴”的低级错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宫珍藏历世达赖喇嘛档案荟萃》共收录四份有关益西嘉措的满文档案，其中“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3 份、“内阁蒙古堂档”1 份，时间分别为康熙四十九年（2 份）和五十二年（2 份）。编者撰拟标题时，将上述四份档案文书分别录为《议政大臣苏努奏请准七世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坐床并颁给敕印折》《敕封七世达赖喇嘛册文》《内阁抄录册封七世达赖喇嘛原案改写金印敕书用字单》《敕谕七世达赖喇嘛为晓谕册封班臣额尔德尼封号颁给金印册事》，并在两份满文档案译文后分别加注“此文件所记敕封六世达赖喇嘛册文，实为敕封七世达赖喇嘛册文”，“此颁降六世达赖喇嘛敕书，实为颁降给现七世达赖喇嘛”。[①]

References

Chen Jinzhong. “Zhongyang zhengfu banshou lishi dalai, banchan zhi jince jinyin” (Golden Books and Golden Seals to list of Dalai Lamas and Panchen Lamas issu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Zhongguo zangxue* (Chinese Tibetology) 1 (1996).

Iwata Keisuke. “ラサン＝ハンによる新ダライ＝ラマ六世ガワン＝イェシェー＝ギャムツォ擁立の背景——ラサン＝ハンと青海ホシュート部首長層の抗争との関連から” (On the Enthronement of the New Sixth Dalai Lama, ngag dbang ye shes rgya mtsho, by Lhazang Khan: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onflict between Lhazang Khan and the Chiefs of the Qinghai Khoshuts), 内陸アジア史研究 (*Society of Inner Asian Studies*) 27 (2012).

Petech, Luciano. *Shiba shiji qianqi de zhongyuan yu xizang* (China and Tibet in the early 18th century). Translated by Zhou Qiuyou. Lasa: Xizang renmin chubanshe, 1987.

Wang Furen, Chen Qingying. *Mengzang minzu guanxi shilue* (A Brief History of Mongolian and Tibetan Ethnic Relations).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1985.

An Analysis of the Life of “The Sixth Dalai Lama” Yeshi Gyamtso

Buyantegus (Department of Mongolian History Studies,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648784731@qq.com)

Abstract: In 1706, Lha-bzang Khan ordered the “fake” sixth Dalai Lama Tsangyang Gyamtso to be sent to the Chinese interior and set out to find the “true” reincarnated soul boy of the fifth Dalai Lama. In 1707, it was confirmed by the Panchen Lama and Lamod Chos-skyong, and Yeshi Gyamtso was invited to sit on the Dalai Lama’s bed. Regarding the life story of Yeshi Gyamtso, there are few historical records, so relevant research has not been in-depth. Based on previous studies, this article makes full use of the Manchu, Mongolian and Tibetan archives from the Qing Dynasty, examines the life experience of Yeshi Gyamtso, the process and outcome of his enthronement and canonization, corrects some erroneous views of previous scholarship, and fills out the gaps in related research.

Keywords: The Sixth Dalai Lama, Yeshi Gyantso, life

---

① 《清宫珍藏历世达赖喇嘛档案荟萃》，第 37−52 页。